

消息

10



舉國關心的中原軍區

中共中原軍區，已經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了。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氏甚至聲稱：『如果目下的中原內戰擴大，即將引起全面的內戰。』

所謂中原軍區，乃是中共所手創的十幾個解放區之一。在對日作戰時，原為豫西、湘鄂贛、鄂豫皖三解放區，西至三峽，南抵贛中，北溯黃河，東至大別山與皖中，皖南，皖東等解放區相呼應。當其『全盛』時代，統治三百餘縣，幾近千萬人口。前往參觀的外國記者及被當地軍民救護的被迫降落的美機師，均認為這是一包圍大武漢，控制江淮河漢的地區，關係對日反攻，殊為重要。

日本投降，此一地區即發生大規模內戰。中共宣稱：『為促成和平談判成功，特下令江南部隊撤退。』此時原為解救湘桂戰事危機而奉命挺進至湘贛的中共勁旅王震將軍部，亦北撤鄂北；會合豫西被國軍圍攻之王首道部；并與鄂豫皖李先念將軍部統一一合編，李任司令，王震為參謀長，王首道為政治部主任。『中原軍區』，於焉成立！但原有之平漢路西

大洪山、四望山、桐柏山陣地，均已為『受降』之國軍進駐，祇餘長江漢水間之洪湖、大小悟山及其他平漢路東地區，尚能保持。面積縮至三分之一。此後，停戰令雖下，但中原內戰仍時戰時續。據中共宣稱：四月來戰鬥共達二百二十五次，中共喪失城鎮村落一百二十四處。中共會一再請求借道移往皖東就食，未為其周圍集中之三十萬國軍同意，而包圍圈愈縮愈

小，竟至形成大規模內戰。

與其他解放區一樣，中原亦有當地人民選出之政權。中共參加政權的領導人物，一是中共農民運動權威鄧位三氏，此人因多年牢獄疾病生活，全身是病，甚至行走也須別人抬行，但仍老當益壯，不避疲勞；曾連吸香煙三千支以支持病體，接連工作達五日夜，辛勞有如此者。另一乃為中共三女中委之一陳少敏（另二女中委為蔡暢及鄧穎超），潑辣果斷，以女性而獨立處理一方如陳女士者，雖中共亦不多見。當地人民均稱之為『陳大姐』，可見其深入民間得人民喜愛之一斑。

舉國關心的中原軍區	學風	勞駕（晝）	米谷
美國雜誌論蘇維	于去	獄中近作	張學良
郭沫若的奮鬥	蜀中客	譚張學良將軍新作有感	田漢
「清明前後」被禁	商	胡佛特使在中國	金家秀
鄧初老	弄	兩套手法（晝）	沈同衡
北平的五四	阿	僑美老人司徒美堂談片	根清
中共宣傳部長「衣錦還鄉」	容	司徒美堂老人香港歷險記	胡一
國大準備會合法嗎？	貝	中國最老的黨	阿一
美國借款內幕談	凌	勝利前後上海教師生活	蔡尙恩
內地的改良平劇	未	河南新災——堵口災	宋
「大公」與「大剛」	耳	浙東與浙西	小
北平新報紙層出不窮	阿	松花江畔哈爾濱	明
田漢談劇運	根	航空委員會一大工程	年
題字	田	宋院長論工潮	阿二
府上將有警察光臨！	顯	「多事」	沈思爭
自由保障會也鬧雙包案	顯	還都聲中的南京	巴
民主作風，民主會議	荷	原子彈誇大狂	新



郭沫若的奮鬥

蜀中客

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自從抗戰那年離滬之後，足足在內地為抗戰、為民主而奮鬥了九年，現在，要在五月這個值得紀念的月份，回到南京來了。

和田漢夏衍胡愈之等，奔走前線勞軍，寫了不少文章，上海淪陷之後即來香港，經廣州入武漢，擔任了政治部第三廳長，武漢時代頗多作為。武漢淪陷後經長沙桂林入蜀，政局逆轉，辭三廳職，委員長特別為他設了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起初也頗做了一些工作，後來不斷有人進讒，說他的部下思想不純正，工作便受了限制，他老先生便重歸到著作方面，寫了許多輝煌的劇本，如「屈原」、「虎符」、「孔雀胆」、「南冠草」，幾乎每個劇都收得了很大的成功。前年桂林失守，陪都爭民主浪潮勃然而起，郭氏領導文化界發表了一個要求實現民主的宣言，因此招忌，張治中下令取消了「文化工

作委員會」。從此無官一身輕，他便索性把全精力傾注於文化工作了。去年春夏之交，受蘇聯科學院之請，與丁西林同赴蘇聯，參加蘇聯科學院大會，逗留四個月。勝利前回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被推為無黨無派賢達代表，後來在較場口事件時還挨了打，這事報上記載甚詳，不再多敘了。

郭先生已經五十六歲了，和抗戰那年比起來，顯然老得多了，頭髮還沒有白，可是稀了不少，大額角發着光，穿了一身半舊的中山裝，精神勃勃，但是談起話來，常常皺眉，似乎憂心如搗。

九年間，他和于立羣女士之間添了三位公子，在漢口生的「漢」英，在重慶生的「蜀」英，第三個是世英，第四個不詳，看郭夫人的身材，似乎今年可以有一個「英」英或者「海」英了。

郭先生身體還很壯健，演說的時候聲如洪鐘，每次在渝演說，必萬人空巷。寫起文章來，還是下筆千言，氣勢雄渾，一代文豪，畢竟不凡。

抗戰初起的時候，郭氏

郭先生到了南京之後，小作勾留，也許要來上海一行。假如政治協商還要繼續，那麼恐怕還得暫住南京。

戴笠死了以後，關於他的許多故事就至今還到處流傳着。在四月八日出版的美國雜誌「時代」上，關於他的記載佔據了中國一欄所有的篇幅，其中頗多聞所未聞的資料與評述，這裏摘譯一部分，以饜看不到「時代」的讀者。

抗戰初起的時候，郭氏

戴笠的一生也就像他的死一樣，正是秘密與暴力的夥伴。他的生命史是一個傳奇……，他是一個東方希姆萊、普勒維（兇殘的伊朗老王）與杜圭馬達（西班牙的審判長）的綜合體，他這人秘密得連年齡都叫人不知道，算起來大概在五十左右。從很少出現在公開刊佈的照片上看來，他的面容有一架棕色而平的鼻子，一對寬大的黑眼，還有兩抹三角形的烏眉。他生於浙江，與蔣委員長是大同鄉，曾在蔣任校長的時候，肄業於黃埔軍校。

「戴笠本人聽聞的名聲充滿着矛盾，他雖然力避出現於公開的宴會，却很喜歡自己來擺設豐盛的酒筵。在重慶附近的歌樂山他那秘密的大木營裏，他時常與訪客作無可計數的乾杯。他在一次晚餐中能喝下十八杯白蘭地。

抗戰初起的時候，郭氏

「老戴畢生追隨蔣氏，以竭力為國民黨軍隊作情報工作，得蔣信任。一九三四年他開創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

「他辦集中營，拘禁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有一次他發覺有位至友也有「惡行」，就設宴請他，將他逮捕起來，然後就槍斃了他，所以不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敵人，都說他殺人不眨眼。」



美國雜誌論戴笠

戴笠死了以後，關於他的許多故事就至今還到處流傳着。在四月八日出版的美國雜誌「時代」上，關於他的記載佔據了中國一欄所有的篇幅，其中頗多聞所未聞的資料與評述，這裏摘譯一部分，以饜看不到「時代」的讀者。

(于去)



記鄧初老

這幾年來，重慶文化界人士登台演說最受羣衆歡迎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郭沫若氏，還有一個就是鄧初民氏。

記者首次見鄧初民氏，是在抗戰第一年於武漢。那時某次陳立夫在漢口市黨部內招待文化界，汪精衛也出席會議。

汪精衛講了一通空洞不着邊際的議論，陳立夫接着又大談其太極五行八卦，一口氣講了二小時，還說：『要我這樣繼續講下去，可以講三天三夜。』

聽衆都大不耐煩，座中洪深一躍而起，歷舉他最近在民間所見所聞，指出要抗戰下去非改善民生、動員民衆不可。洪語方竟，汪精衛又起立辯護，大意說要抗戰人民就該受苦，餓死也是活該。於是座中又有一位起立發言，直率地反駁汪精衛，他的口音帶湖北腔，發音

洪亮，舉出許多事實說明官場上的腐敗，說明各地農村中人民的苦痛，和汪精衛的話針鋒

相對，異常尖銳，說到沉痛處，淚淚俱下，四座掌聲如雷。坐在主席的汪精衛立即推椅起立，佛然而去。記者當時還不認識發言人是誰，問別人才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鄧初民教授。

重慶沒有什麼羣衆集會，可以讓他的聲音爲人民聽到。他和他的夫人帶着小女兒住在離城五里路的半山新邨過着極樸素的生活，幾年間他寫了好幾本書和許多散篇的論文。他謙虛地向人說：『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我只盡我的力量供給青年一些有用的知識，說一些人民要說的話吧了。』真的，他是從來不擺一點教授學者的派頭的，對於他的寫作，若是有人提出什麼批評，他總是很虛心地接受。

抗戰最後一年間，民主運動高漲，鄧氏又有了直接面對羣衆說話的機會了。記得在翰齋先生的追悼大會上，到會羣衆在悲憤熱烈的情緒中聽了郭沫若等先生演說後，時間延得過久，羣衆精神漸漸渙散了。這時忽然又有一個人上台演說，洪亮的聲音籠罩全場，滿場立刻肅靜無聲，已經踱到場外的人好像被磁力吸引一樣又都悄悄地走進場子，踮起腳來凝對着主席台。演說的人在台上哭了，他爲死去的民主戰士而哭了，他爲當前的黑暗政治而哭

他含着淚大聲疾呼立誓要和人民一起爲民主的實現而鬥爭到底。滿場人都感動得流下淚來。這是誰？這就是敢說敢罵敢笑敢哭的民主戰士鄧初民。

鄧氏今年五十餘，不願稱老。但人稱之爲『初老』，也含笑接受。他說：『你們說我還是初老，還不是衰老，所以我可以接受。』勝利後，他主編『民主星期刊』，近又主編『唯民週刊』。民主星期刊創刊時，對人說：我一生未編過刊物，但既然朋友們要我編，這工作又確是重要，那就讓我學習一下吧。最初他連一個助手都沒有，自己東跑西奔，忙着拉稿。有着這麼的學習精神，能這樣克苦耐勞的人真不應

鄧氏喜看話劇，有新劇上演，必不辭跋涉，進城去看。他任的半山新邨，在面臨嘉陵江的半山上，兩三百級的陡坡，年青人也望而生畏。初老又極肥碩！人都不能相信此老住

在這半山上居然常常上山下山，奔波不停。爲了看戲，有時半夜從城裏回，已無交通工具，遂蹣跚獨行，走了近十里路，還要爬上半山，不以爲苦。抗戰前，有一年在桂林，他還擔任過戈果里的『欽差大臣』中的一個角色。

『清明前後』被禁

國民黨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張道藩，頃密電國民黨四川黨部執行委員會，令其『密飭部屬』，對茅盾先生所著『清明前後』名劇的上演與發行，『暗中設法制止』。國民黨四川黨部執委會已以宣指（三四）字第六九五號代電密令『轉飭』各區分部『遵照』，原件如下：『准中央黨部黨政密電開『准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張主任宣指十月三十日函，爲茅盾（即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後劇本，內容多係指撥政府，暴露黑暗，而歸結於中國急需變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變亂，種種影射既極明顯，而匪復又無所不至，請特加注意』等語，查此類書刊發行例應禁止，惟出版檢查制度業經廢止，對該劇本出版不易限制；用特電達，倘遇該劇上演及劇本流行市上時，希即密飭部屬暗中設法制止，免流傳播毒爲荷。等由准此，合行仰遵照辦理，設法制止，以免流傳播毒爲要。』

（弄潮）

中共宣傳部長「衣錦回鄉」

新華日報出版有期



中共代表團已陸續抵南京，隨着周恩來於五月三日飛抵京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氏。陸氏且已於五月五日借新華日報總編輯章漢夫等到了上海了。

陸定一是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才由延安出來抵重慶的。中共出席政治協商會議

官辦各報決不發此類新聞。這個君子協定使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和會談後的一個短時期，空氣比較和協。但不久，反政協會的潮流高漲，真刀真槍的內戰也打了起來，宣傳前綫上也就跟着免不了砲火連天。雙方宣傳主將又都忙着調兵遣將了。

有人說，假如把陸定一和吳國楨，再加上民主同盟的宣傳部長羅隆基拉在一起拍一個照倒有意思，可惜至今還沒有一個攝影記者找到這機會。

這回陸定一氏親自到了上海，人人注目的滬版新華日報創刊之期，想來是迫在眼前了。

(星客)

北平的五四，先後成立的兩個「文協」不得不在那一天碰頭。一方面是在武漢成立的老文協已在北平建立分會，由盛成、張恨水、周揚、馬彥祥、楊振聲等任理事；一方面是在勝利後在重慶由張道藩領導組成的文協（中國文藝作家協會）亦由李辰冬、會寬之等在北平組織分會。前者窮得沒有會址沒有經費，後者則既有經費，又有接收的會址，所缺的只是作家。

北平的五四，先後成立的兩個「文協」不得不在那一天碰頭。一方面是在武漢成立的老文協已在北平建立分會，由盛成、張恨水、周揚、馬彥祥、楊振聲等任理事；一方面是在勝利後在重慶由張道藩領導組成的文協（中國文藝作家協會）亦由李辰冬、會寬之等在北平組織分會。前者窮得沒有會址沒有經費，後者則既有經費，又有接收的會址，所缺的只是作家。

交響樂，各公共機關不敢借，於是只好決定不湊熱鬧，改五六舉行。是晚在輔仁大學禮堂舉辦文藝晚會，有話劇正在想、歌劇還鄉曲、張瑞芳朗誦及金山馬彥祥合作之新相聲，其中話劇係由新組成之劇聯演出，參加者二十團體，前前後後均由每單位推一人參加，不僅爲文藝聚會，亦係八年來北平話劇人之大團結。另一文協則於上午舉行一與官方合辦之紀念會，入晚亦在建國堂（官辦之電影院）舉辦慶祝會。

(阿三)

(東貝)



內政編
長張厲生由
渝抵京後，
曾說：「國

大召開日期尚未確定，各省代表如不耐等候，當可回省。『足見國大短期內尚無召開可能。』（見新聞報二日南京專電）。

然而却在這時，舉行了所謂「國大準備會」，主席陳紫楓，由朱經農等九人爲臨時主席，且據二日聯合社電訊所傳，出席準備會議者均係國民黨代表，而「會場情形，似欠安甯」，這個「國大準備會」，在好講「法統」者們的所有法典中，我們實在找不出它的根據。當國大籌委會主任的邵力子先生，在「準備會」未曾開會之前就說過，「國大準備會」是於法無據，而且是不合法的，（見五月一日「新日報」晚刊）但代表們充耳不聞。制定國家基本大法而召開的國大，在他還未誕生之前，先就走上不合法或非法的道路，並且還想以不法來縛合法，吾爲衰代表們羞！

(東貝)



「大公」與「大剛」

本漢版、港版、渝版、桂版，敵人所到之處，大公報即停辦，而在大後方輾轉遷徙的中間，大公報因設備完善，資金充足，陣容整齊，官方亦另眼相看，給與種種方便，故銷路總是不差。有人謂在重慶看報紙，有「大公」與「新華」兩份即够，其他官報與官方津貼報，只是用中央社電訊填篇幅，完全千篇一律的；這話雖似過份一點，但大公報確有其獨到之處，不容抹殺。

美晚報登載一個合衆社南京電，說「根據國民黨報紙 Ta Kung Pao 載稱，馬歇爾特使的三項建議，包括東北九省民選地方政府的計劃，已爲政府所拒絕。」六日上海大公報於報末刊載「讀者注意」的小聲明，指出大公報只有上海、天津、重慶三版，並無南京版，這消息當爲大剛報 (Ta Kang Pao) 之誤云云。不過，在這段聲明中，大公報引用大美晚報原文時，却把「國民黨報紙」這幾個字漏去了。

「大公報」與「大剛報」，不僅在英文譯名方面，只有 u 與 a 兩個字母之差，而且在作風方面，實在也頗有相似之處。談中國今天的新聞界，對於這兩個報紙，確有加以「另眼相看」之必要。

大公報是中國老牌報紙中的皎皎者，大剛報則是一個後起之秀。抗戰前後，大公報由津版而分出滬版，再由滬版而

發生的作用，實遠過「中央」、「掃蕩」而上之。

據說當大公的三巨頭之一張季鸞先生在世時(其他兩巨頭是胡政之與吳鼎昌)，重慶每有大事，委員長常以電話相召，有時就在汪山的委員長邸第過夜，特備一榻，相對傾談，使張氏得時機之先。張氏多才而富機智，爲委員長提供謀略，回報館便撰作社論，透露一二，使大公報身價十倍，這是幾年來「大公報」的獨特成功之處。

張季鸞逝世後，大公與中樞的連繫，較前差多了。但其作風業已確定，仍然立於不敗之地位。即使有時落墨太重，過露痕跡，如最近因「可恥的長春之戰」一社論而被新華日報斥爲「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之例子，但大公報仍能不露火氣，保持其原來之作風。說者謂大公報之新聞政策，對政府是採取「小罵大幫忙」的原則，把貪污腐敗太不像樣者罵一頓，叫讀者痛快一陣，這是其「公正」之處。在今日中國，到處烏鴉，有的報紙還企圖把黑的粉飾爲白的，則不管大「公」或小「公」，終有其可貴

抗戰勝利已有兩年
仍舊有爭執和平民主而物
資，同時亦有造成此一類類的民
族仇視我們之史團信更培
養仇視力量
這是大週刊

田漢談劇運

「五四」下午一劇界爲支持抗戰，貢獻不能算點鐘，田漢先生在重慶匆忙地上了飛機，爭取和平民主而動員，盡劇人連簡單的行李也沒有攜帶。

「昨天晚上，幸虧碰見了子伶，否則要在巡捕房歇宿了。」他在第二天下午和記者會面時，笑着告訴記者。

原來他當天到上海時，已暮色蒼茫，跑到子伶先生的舊居，碰了壁，就跑到光華戲院看「陞官圖」，接着又到黃金大戲院去看「徽欽二帝」；戲散後，他還打算去找朋友。他確實不會想到勝利後的上海，還有什麼宵禁呢！

他說：「在抗戰期中，戲

他在談到目前劇界「頹風」的時候說：「勝利以後，在大後方的戲劇界工作者，都急急向收復區的大城市跑，爲了籌旅費，爲了賺錢，形成種種的不良現象，連演劇的道德也不顧及了。譬如重慶最近上演少奶奶的扇子，因爲成績不好，鬧得要退票，可是票房裏的錢却被演員你搶我奪的拿空



一谷米一

駕勞

府上將有警察光臨

除了「國民身份證」、保九十九人，不放鬆一個的老政甲制度外，上海警察局又將自

六月一日起，經常派警員到每家輪流訪問，以明瞭每個居民詳情。據說這是：「俾宵小匪徒無法匿跡。」然而，據我聽到一個在警察局做事的朋友說：「這一舉動是跟國內的政治逆流有關的，這些受過特殊訓練的警員們經常到老百姓家去問長問短，就是怕你們是「異黨」或有什麼思想上的毛病，等到熟悉你們一舉一動後，等有什麼動靜，就可以萬無一失的一網打盡。實行他們專制殺



自由保障會

又鬧雙包案

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各地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上海這個大都市當然不甘後人。於是先由陶百川等聯合了律師公會諸團體趕忙搶先。拿了這個牌子。當時為了表示不是「官方包辦」，決定拉了沈鈞儒，沙千里兩位律師，再加馬敘倫來捧場。第一次籌備會請了不少人參加，而且說明第二次會還要請大家來商量。結果呢？半月前舉行成立大會，開會之前一晚，陶百川打了一個電話給沙千里，請他來參加。沙他因為覺得太匆忙，很多事情沒有商量好，故拒絕出席。但由陳鏡銳做主席的委員會成立了，而且第二天報上理事人選中有沙千里的名字，弄得沙千里本人莫名其妙。

早兩天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立，沙千里即席報告自由保障會的情形。說明自己決不參加由官方支撐的這個委員會，而且說這個委員會不夠民主，馬敘倫却補充說明這樣的組織應該多有輕民主的人民團體參加，才足以保障自由。認為非另起爐灶不可。并聲明如果律師公會不參加，打算請一些律師個別入會。結論是：「情願來一個雙包案，一定要組織起來。」當經五十二個團體代表一致決議，交給人民團體聯合會理事會計劃辦理。這樣，最近上海就將有兩個同一名稱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出現了。（立）

**民主團體
民主作風**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於五月五日開成立大會。民主作風，須由現實生活中去養成和學習，五日這個會的進行，就包含着這種精神。在推定提名委員會的時候，主

席團的人，個個都謙遜，讓給別人。這是大家的事，須由大家來幹。

同時，為使五十二個單位，有多數被選為理事的機會，提名委員會祇提出二十九名，使三十七名理事，留出四分之一的名額，由大家來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為了要大家明白候選人的資格，及能代表的人數，都一個一個的介紹。這裏有權利有義務，沒有什麼酬勞和代價。一張豆腐乾般大的灰報紙，大家就在這塊紙上寫了三十七個號碼。一點不講究形式，更沒有人在考慮會不會有舞弊的事，而是貫注全部精神在選擇候選人。

五十二個單位，出席參加成立大會的有四十七個。包括的份子非常廣泛：有專家、學者、文化工作者、藝術家、工人、店員、學生、教師，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能寫巨著的著作家，有祇能寫幾個字的工人。但是，他（她）們初步的希望和要求却祇有一個——就是實現民主政治，停止內戰。

（尚軍）

僑美老人司徒美堂談片



僑美六十三年八十老翁司徒美堂先生上週返抵祖國第一大城上海了。十數天海輪艱澁的生活，阻抑不了他老人家奔走國事的激昂熱情。這兩天他正忙著、實際觀察祖國抑鬱的政局，探究近來社會特別動盪的因素，和帶回美洲數十萬僑胞對祖國最卑微的願望。

針對上海紛亂的市場，政府束手無策的物價漲風，他拿出剛才茶房購回來用紙包着的四只香蕉，帶笑帶憤地說：「三百元一只香蕉，這是什麼樣的物價！」隨又指着他下榻的那間中等設備的房間說：「這樣的房間，也得花二萬元一天，折合美金十元。在美國這樣的房子，最多不過美金五六元，并且還供給牛奶咖啡，試想這是什麼樣的世界：我們的生活費這麼高，而生活程度這樣低，偏偏和別人相反，叫我們的同胞怎樣過活！」

這樣一個頭髮禿白的老人，說話是那麽爽直痛快，精神是那麽飽滿，他是廣東人。記者因此提出了轉載廣州中央社的電訊，說「廣州米價，每百斤突破十萬大關，四月二日發生饑民搶米數起。二月僅掩埋隊所檢拾之路斃屍體，即達五十三具。當局連日舉行糧食及救濟會議，惟尚無切實有效辦法。」并詢問他是否知道湖南廣西等地災情慘重，居民成羣結隊上山採樹皮野草充饑的事情。他老人家毫不考慮地回答「今天的報紙已看到了，其他各地災情也約略知道一點。實在是廣大的災區同胞沒有被人注意到。儘管今天開什麼急賑會，明天開什麼委員會，可是不趕快拿出具體而有效的辦法，多開工廠，趕快縮短，少購軍糧，只管用武力提防異己勢力，不管切實救災，怎能有效制止漲風，怎能搶救那無數奄奄一息的災黎？僑胞對於祖國，比國內任何大部同胞都要關心，捐款出錢，從不後人，不是不可能再捐款救災，只是僑滙問題令海外艱苦謀生的同胞太失望了。」他說：「中國銀行辦理僑滙，成績最糟，勝利前美滙一元折合法幣廿元，太不近理近情，等於政府對僑胞的剝削

前週僑美華僑領袖司徒老翁由美來滬之後，報上連篇累牘關於訪問老先生的記載，但是對於他所領導的洪門致公黨的實況，却很少記載。

一個政黨應該有牠的黨綱和政策，記者首先詢及他關於該黨的黨綱和政策。他說：「致公黨向來是不公佈主張來活動的現在正電召海外各地代表趕速來滬籌開代表大會，然後正式公佈黨綱和政策。」

「致公黨的歷史，已有二百多年早在康熙年間，廣東最初有此組織，當時即為反對清廷統治，鼓吹革命，不過清政府禁止活動，後來僑胞潛赴美洲之後，在海外繼續成立，當時的目的，只是在海外僑胞互助互濟。」

「今日當政的國民黨，當時之所以能夠號召革命各地發難推翻滿清，後來幸告成功，財力人力上還是得到致公黨全力的支持，就是孫中山先生原來也是致公黨的份子。孫先生不是看準致公黨對祖國愛護的熱忱和取得致公黨的支持，就根本無法取得金錢去作鬥爭的活動。只是一個是以武力

中國最老的黨

洪門致公黨



起家奪得政權，一個是既無槍桿，對國事靜默無聲，致公黨漸漸被別人忘記了。

「致公黨在國內及海外，完全沒有鄉界省界，不單全國，就是全球都有致公黨分子的足跡，不過是華僑特多，南方人較多。如果說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那麼目下在致公黨影響之下的就有一萬萬人以上。」

「經過了黨員耆老極力的推薦之後，就可加入洪門。加入的方法就是盟誓，每年盟誓時女人男子一樣地加入，有時還抱着小孩來會呢！」

「致公黨的經費，完全由黨員捐助，目下不受政府或任何黨來津貼。」

前週僑美華僑領袖司徒老翁由美來滬之後，報上連篇累牘關於訪問老先生的記載，但是對於他所領導的洪門致公黨的實況，却很少記載。

一個政黨應該有牠的黨綱和政策，記者首先詢及他關於該黨的黨綱和政策。他說：「致公黨向來是不公佈主張來活動的現在正電召海外各地代表趕速來滬籌開代表大會，然後正式公佈黨綱和政策。」

「致公黨的歷史，已有二百多年早在康熙年間，廣東最初有此組織，當時即為反對清廷統治，鼓吹革命，不過清政府禁止活動，後來僑胞潛赴美洲之後，在海外繼續成立，當時的目的，只是在海外僑胞互助互濟。」

「今日當政的國民黨，當時之所以能夠號召革命各地發難推翻滿清，後來幸告成功，財力人力上還是得到致公黨全力的支持，就是孫中山先生原來也是致公黨的份子。孫先生不是看準致公黨對祖國愛護的熱忱和取得致公黨的支持，就根本無法取得金錢去作鬥爭的活動。只是一個是以武力



兩強手法

，對僑眷一種最重的壓力，結果使得廣東四邑一帶餓死多少同胞。現在政府雖改爲一元對五百元，離公平還遠，此事準備再向政府質詢。」

他認爲今天中國的政治，壞在當權者忘記了老百姓，藉勢位來剝奪他們，「這簡直太不人道了。」他說：他不想做任何官，在美國至少生活總算過得去，爲什麼上了八十年紀的人，還要重洋跋涉，爲祖國奔走，目的就在希望國家不要再亂下去，當權者

先把槍桿放下，不分彼此，通力合作。國家是整體，同是中國人，不能再打下去了。

「華僑回祖國投資，開發豐富的礦藏，促進祖國工業化，這是全體僑胞的迫切願望。前提在於國內先安定，政黨能合作，那這樣他們才有了投資的興趣。」這是僑胞領袖，二百多年歷史的洪門致公黨主席，中山先生「師長」的八十歲老耆，從遙遠的美國帶回了對國事的意見。（根清）

司徒老人香港抗日歷險記



最近到滬的司徒美堂老人，曾在民國三十年冬香港之戰中，經歷一段艱苦的鬥爭。原來，日寇發動

太平洋戰爭後，香港秩序大亂。港政府以華僑居民最多，特別邀請陳策將軍商談如何維持香港秩序。陳將軍便想到了邀請這位老先生設法糾集僑胞，火速協助港府維持香港治安。商量結果，電呈蔣主席，請准了給以「忠義慈善會」主席的名義。即時召集洪門致公黨的弟兄，一夜之間，齊集了五千七百多人，分區在銅鑼灣、筲箕灣、中環

，西環、上環等地共同維持秩序。到十二月廿四日英軍擊出白旗請降，廿五日軍入城，港府并未事先通知洪門子弟，他們縱與日軍抵抗，致有相當傷亡。

日軍佔港十多天之後，綁走三星棉鐵廠經理張子廉先生。後來連司徒自己也被漢奸逮捕，誘他來爲日方服務，他老先生睜大眼睛駁斥漢奸。日本司令官井崎又對他說：「你在美國華僑內熱心服務，又有雄厚勢力，年齡過大，不能在前方工作，在後方服務，亦算對得起國家。」那位日本司令官說：「中國現在有兩個國家，你救那一國？」

對於政黨經費的籌集，如果不許取自民間的稅收，那麼我們的經費來源比任何黨都來得容易。

「在美洲致公黨辦有八份報紙，分佈在紐約、舊金山、溫古華、古巴、墨西哥等地。不久，我們也要在國內各地正式辦報。以盡我黨對國家對同胞的輿論教育的責任。」

「致公黨有這悠久的歷史，擁有多麼多的黨員，國民大會新代表，一個也沒有我黨的份，我必須力爭，起

他答：「中國只有一個國家，無第二個國家。」日本人再問他：「重慶政府是抗戰的，南京政府是提攜的，究竟你喜歡那個政府？」他提高嗓子說：「重慶是唯一的政府。」那位日本司令發出一個冷笑。

日本人問來問去，他老先生始終不肯低頭，有時還遭這位老人怒斥一番。日軍官看他老人這麼大火氣，反而上前向他連拍肩膀。後來，他託詞答應了代日方收買武器，（這是日本人好幾次逼他的）他必須三四日方可回答消息。日軍司令允許了，次日他就悄悄地到九龍炎沙咀友人住宿一夜，再步行逃出敵人的虎口，經東江以及曲江輾轉去重慶。

（胡黛）

碼要佔二十個國大代表，讓他們可替我們代表的同胞說兩句話。此事已托孫院長轉達政府。

記者附帶詢及致公黨有無參加改組的國府委員會。他說：「這是一個過渡時的政府，我們不爭也就罷了。反正中國是中國人的，將來一切國家大計都操在國會。」

一個這麼老大，這麼有力量的政黨，不久將以年青的姿態公開與世人見面了，司徒先生還指出他卡片上致公黨的英文名字是The Chinese Free Mason或者是Che Kung Tong。

（阿枋）

（上接一五三頁）

湖南在滬同鄉，爲着湖南災荒太嚴重，舉行過一次酒會，著名的湖南人士如賀耀組、左舜生、覃振等都出席，他們決定向胡佛要求，請他到湖南去看看災情。然而他是不會去湖南的，他那能有時間去看災民所吃的二十四種草根樹皮呢？他要湖南代表送書面的東西給他，他可以作參考。

胡佛說他對中國很感興趣，據他的同來者說：他對中國瓷器更感興趣。因爲許多人知道他這個「興趣」，大批中國的藍白瓷器都送到他居住的「十三層樓」華懋公寓裏去了。據說：他忍不住通夜看他這些可愛的瓷器，每天到深夜才睡覺。（金家秀）



『災口堵』災新的南河

廿七年鄭州花園渡口的決堤，使豫東十幾縣人弄得無家可歸，這是盡人皆知的事。現在黃委會正施工堵口，使黃河重行舊道，這該是汜區人民的福音了。但對於附近幾縣以及黃河故道上的人民，却叫苦連天，稱之為『堵口災』。這真是『水、旱、蝗、兵』四災以後的一個新災。

原因是黃委會規定堵口工程在本年七月底完竣，人工、材料、(柳條秫稽之類)，以及畜力的運轉，都分派給鄭州附近的滎陽、鄭州、滎川、扶溝……等八縣。固然，工並非白費，是以工代賑，但因為工是『攤派』性質，形同按戶按地抽丁，許多無男子的人家，只好拿錢買工，因之人工缺少，工價昂貴。雇工一日，須數千元。距河邊遙遠區域，往返消耗於途中即須數日，而河邊監工處則僅於到達做工時每人日發麵兩斤，致攤工者賠累甚多，成爲變相徵工，工賑意義完全變質。此外，鄭州附近縣份，均派有柳條數百萬斤，且限期甚嚴，雖係備價收購，但價格極廉，且該八縣非種柳區，柳條既無處砍伐，亦無處購買，如貽誤時限，又受答罰，人民

勝利前後的上海教師待遇

蔡尚思

最近，上海教育界接連發生罷教事件，尊師運動雖鬧得震天價響，形勢却絲毫未能樂觀。反而，淪蓉昆各地教育界，倒紛紛來響應了。好像上海教育界成了罷教的領導者了。是的，這是因爲上海教育界的生

活最苦。上海教育界的生活爲什麼會最苦？這大概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爲上海的生活程度，在平常時期，也是比其餘各地高得多；到了非常時期，自更不能例外。第二，因爲在淪陷時期，日寇對於各地的物資，既實行搶劫式的收買政策；對於上海，又一直採取飢餓式的封鎖政策；於是米糧及其他物資，都無法比較大量的自由流入上海，上海的米糧問題，不論那位漢奸來做僑市長，都始終不能有絲毫的解決；加以上海又是投機的大本營，游資的集中地，白米黃金輪流着領導百物的上漲，百物今日藉口米價大漲，明天藉口金價大漲，白米黃金雖老是大漲，却也會小跌；至於其他各物，則多只有上漲而無下跌。

家看：一般私立大學教授，在戰前每星期大約担任十三小時，月薪二三百元，等於白米二三十石；三十四年上學期末了的幾個月，米價常在僑中儲券百餘萬元到四百餘萬元之間，姑以二百萬元來計算，如滬江的專任教師，每週增至十五小時，月薪約五萬餘元，米價已漲倒二十萬倍以上，而教薪却只在二百倍以下。教師每月收入只够買米二三升，其實猶不止此。在上述的幾個月內，上海電車，爲了節電，只限早晚開駛，如改乘人力車去授課，至少要賠出一半的本錢；如乘電車也剩不了多少。例如光華文學院每小時(以五十分鐘計算)酬八九百元，夏秋間舊法租界電車來往兩次一千多元，每次必需教二小時，才得和電車費相抵。第三，在收復時期，八九月間是因爲法幣與僑幣的比價，遲未公布，黃金及其他物價都漲到一倍以上；等到九月底，法幣與僑幣的比價公布，本來似乎可以止漲爲跌了，但又因政府有空前的命令，對於郵資，火車……等都大加價，竟有漲到十九倍者。而黃金的官價，也忽然再提高

一倍，還有其他更重要而又不可說的種種關係，於是上海百物又繼續上跳，到十月十一月間，多數貨物已經跳上了十倍以上。上海百物大漲特漲，從原來留在上海的人士有來，真是嚇得要死；但由重慶出來的文武官員看來，却又覺得便宜；如由美國的官兵看來，更會覺得非常便宜。這是因爲上海的人士，薪水仍以僑幣計算(僑幣二百元等於法幣一元)；重慶出來的官兵，是以法幣計算(法幣一元等於僑幣二百元)；美國官兵是以美金計算(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一千多元)。可是同在上海教育界供職的，竟也大有分別，例如：在公立學校教書的，所得月薪同在重慶教書的比較接近；若和上海私立學校一比，可就大不同了。大概私立大學教授的薪水，連公立小學校的教師也不如。上學期滬江大學的專任教授，每周授課十五六小時，月薪少的僅法幣一萬一千餘元。其他如東吳等大學，授課一小時，給酬一百五十元。(等於僑幣三萬元)而舊法租界的電車又會空前的長期罷工，於是赴校授課不得不改乘人力車，距離遠些的地方，和下雨的時候，坐一次車總要法幣三百元，來回六百元(等於僑幣十二萬元)；距離稍近的地方，和天晴的時候，人力車來回兩次也要法幣三百元。大學教授在各校兼課，如每次只教一小時，就要

咸有「恨地不生柳」之歎！墳園柳樹，均已搜羅一空。同時，河南災荒連年，去秋歉收，軍隊徵發柴草，高粱秣糶早已罄淨，對徵發額數亦無力應付。據赴開封河南省政府請願之八縣災民代表談：縱令柳條秣糶能够如數弄到（且決不可能），即僅備運輸一項，八縣罄盡人力畜力車馬力漏夜運送，亦須八個月之久，一切農作物完全停頓，仍不能完成政府七月前竣工之限。此數縣民衆，或爲氾區才遺，或在敵人陷鄭州前在漢霸王城一帶，作工事達兩年之久，人力物力已竭，深盼黃委會勿使堵口善舉成爲新災，累死人民貽誤工程，刻各縣正推派代表，向有關各方請願中。

其實，堵口工作究竟有利還是有害，還是一個大問題。因爲黃河故道（大都爲中共區）經數年壅積，已經成爲肥沃良田，舊河床上已經有不少人家推屋居住，原來河堤也已平毀。現在重新堵口，氾區不見得馬上可以恢復，而舊河道上的千百萬居民，却又要遭逢新災。而鄭州附近居民更在徵發的痛苦呻吟，堵口究竟是德政，還是虐政，只有天知道了！

（宋凝寄自開封）

代 華祖先生：大函敬悉，所見甚是，微刊決不負所望。尙祈此後源源賜稿，爲感！ 編者

倒貼車資一倍至三倍。定要每次授課三小時以上，才够人力車資，不致虧本。人力車夫半小時賺三四百元以上；而私立大學教授，連往來時間計算在內，二小時以上，才賺得一百五十元。這種現象，在淪陷時代，尙只限於學期快要終了的一二個月；不料勝利後，竟反在初開學時，便有此種現

象。因爲在淪陷時代，初開學時，學費新增，所得教薪，尙可勉強應付；到了學期快要終了，物價多次飛漲，教薪一直不變，才連坐人力車也不够。去年秋季學校一開學，私立大學教授所得薪水，就不够乘人力車，真是有史以來所始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這種「大賠本」「窮開心」的例子來了

！政商各界，在國難期內，既多大發「國難財」；在勝利後，也有大發「勝利財」者。只有學校教師，生活極苦。因此，一般意志比較薄弱的教師，便紛紛去謀官做，大官做不到，就是小官的薪水也比教師高出數倍。如果沒有一般以教育爲終身事業的人士，學校便只好從此關門了！



浙西與浙東

人間有二種目的，一種是自己期望的，一種是不期望的。然而不期望的目的在一定情形之下，雖然不願，也一定要達到。

裏被鄉保長擄去敲打！真可怕，比虎狼還兇殘的鄉長們！

但人民要求生存。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必定要反抗的，這是誰也知道，誰也認爲必然而且當然的。

幾個月前不是在日報上時常看到鄉保長橫征暴斂的情形嗎？有些實在拿不出錢與米的農民，有的上吊，有的投河！與這消息同時，許多不自殺的農民，則向官廳去哀求，跪着哀求。據記者率直地寫出來，農民「跪求時還要受毆辱！」

浙西平素以和平著稱的人民現在也風暴似的暴動起來了。於是鑼聲起處，壯年雲集，打！打！打！在打鄉保長了。

浙西的農民所受的形態便是如此。

浙東情形怎麼樣呢？鄉保長也在橫征暴斂，一般農民們窮苦到這樣子，昨天有一個親戚告訴我，有一個浙東的農民向人家借了三升糙米回來，但一轉眼間，他的妻把半升米借給隔壁三天沒有舉火的三太娘了。丈夫責她爲甚麼隨便把米

帶去呢？據農民們說：「怕留在家

借給別人的？於是兩人就起了衝突；結果三人都自殺了。閭閻的三太娘聽了他倆的衝突，首先羞忿自殺（上吊），其次是借米給她的女人，見害了她，也上了吊，最後那農民從外面回來，見兩人死了，他也祇好上吊自殺了。在這種情形下面，浙東的農民還怎麼能够長久安穩生活下去呢？

農民打鄉保長時候有一點最可注意的事情是：他們去打時是說去打鄉保長的，可是有些被打的鄉保長據說實在已經改選過了，鄉保長。可見名義上雖然已改選過，人民的眼裏却仍然是舊鄉保長，或者兩者並無分別。

橫征暴斂的，上台時祇有十多畝田，不久便有一千多畝田了的鄉保長，的確就是真的也與偽的無異。這種不期望的目的是一定要來到的，結果就成了自掘坟墓。（小宜）



松花江畔哈爾濱

中共手中的最大都市

四十年前的江濱漁村

「哈爾濱」，這名稱就有「老哈爾濱」。哈爾濱這些怪。它不像中國名稱，原來是滿洲話。最初是叫「哈拉濱」。意思是近水的一片草地，所以直到現在，哈爾濱的「道外」(意在中東鐵道之「外」，與之對稱的則有「道裏」)，還叫「傅家甸」，「甸」就是臨水之有草的牧場。這哈拉濱在四十多年之前本是松花江畔的一個漁村，在臨水的沙灘上，住着三五漁家和獵戶，李鴻章和帝俄訂約後，道清鐵路便橫貫於此，於是工程師手中的圖規，決定了這江濱漁村的命運，在計劃中的鐵路線上，成爲一個最重要的樞紐。四十多年前在哈拉濱開始建設「荒漠中的城」，而且最初的城還不是就在現今的哈爾濱，而是在離市區約有十里之遙的「上號」鎮。直到今天，這小鎮

還是叫「老哈爾濱」。哈爾濱的中央車站建設成功之後，上號的車站便移來中央，直到今天，這個哈爾濱的開山祖——上號，還留着一個小站，作爲歷史的遺跡。

後來，也許爲了讀音的便利，哈拉濱改成了哈爾濱，最後又改成了「濱江」，取「濱於松花江之畔」的意思。不過濱江，並不是指哈爾濱的全部，而只是道外的傅家甸。在行政上，哈爾濱是特別區，濱江則是吉林省的縣份。還有些像租界未收回時的上海、南市是上海縣，而上海則是特區。

天堂·人間·地獄

哈爾濱全市分爲五個比較重要的市區，即：道裏、道外、南崗、馬家溝、新安埠。此外，還有近郊的正陽河、顧鄉

屯、上號、王兆屯以及松花江北岸的松北鎮。

爲天堂。外國洋行、百貨商店、西式娛樂場所，都薈萃在道裏，它比南崗差一些，所以稱爲人間。道外就不同了，街道像黃浦灘，江北像浦東。至於馬家溝和新安埠等也可以找到上海類似的地方。

實比較重要的市區是三個：道裏、道外和南崗。這三個地區，在哈爾濱被稱爲天堂、人間、道裏、地、生活形式，在在都不能和道外比，簡直只好比作地獄。因爲最好的住宅裏比，更不能和南崗比，若要房屋都集中在南崗、中東鐵路「官房」(鐵路當局爲職員所特造的花園洋房)，中東鐵路是從上海去的，你馬上會覺得假使你到哈爾濱去，而且

假使你到哈爾濱去，而且所特造的花園洋房，中東鐵路是從上海去的，你馬上會覺得假使你到哈爾濱去，而且

周至柔修理私人飛機

航空委員會的大工程

在許多公家的飛機都放着生鏽，新買的美國舊飛機還沒有修理的時候，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却大事其私人飛機的修葺工程。那架飛機是一架B-25轟炸機改造的。不但在機艙內要加上睡榻、沙發、寫字檯、梳粧台、廁所，還要加上隔音的設備，使在裏面聽不到一點機器的聲音。爲了這個工程，特意往成都調來專門工程人員來設計，動員了白市驛飛機修理廠全廠三百多工人中一半以上的人興工，共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沙發上原來裝的是陰丹布，嫌不堂皇，改換絲絨，單只這一項就花了四十多萬。加上隔音用的絨子和絨及其他器材，一共用了三百多萬。再加上專家的旅費，三個星期一百多人的開支，據說一共當在一千多萬元以上。現在這架飛機已於上週內修整完竣，並已試飛南京去了。(年)

不過說到新安埠，這裏倒想提起它一段故事。新安埠俗名「偏臉子」，在俄文中叫「那哈洛夫卡」，就是不要臉的意思。據說，這一塊土地，在最初開闢的時候，爲了鼓勵興起見，土地任人搶奪，釘上一根木樁，寫上自己的姓氏，就可以作爲地界，劃在地界裏的，就算是自己的地皮。你只要臉皮厚，你可以不要臉地去搶奪，所以這地區便稱爲「偏臉子」，偏者，不要的親切音也。

現在新安埠按照計劃建設街道，房屋整齊，儼然一個新市區。不過這裏的居民，是介於「天堂」與「人間」，又介於「人間」與「地獄」之間的人，那就是說，是一批貧窮的人，但是有文化的人。他們生活雖然清苦，但是職業却大多是文藝、音樂、教育等部門。貧窮是不分國籍的，藝術家的貧窮也不分國籍，所以這裏的居民，各國人都有，據說前的調

查，共達三十多個不同國籍和民族的人！

有個市區，即道裏的一部分，在南崗的下坎，鐵路附近的虹口區。這裏的水道街，就等於上海的北四川路。這水道街，就是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東北民主聯軍領袖之一李兆麟氏被殺死的地方。

五步一照鏡

十步一點唇

哈爾濱的居民，在九一八之前，曾經是非常複雜的，主要是中俄人民，其次是日韓人民，再其次是英美等各國人民。假使上海是經過海洋最早



宋院長對工潮的意見

宋院長到上海之後，曾在行政院院長駐滬臨時辦事處召見本市重要官員，聽取本市金融物價情形，對於工潮特別關切。各方報告後，宋氏情緒頗為激動，認為工人罷工非嚴加取締不可，並面諭錢市長以嚴厲手段，壓服工潮。但是市長意見，以為高壓手段可能激起工人反對，更有給異黨藉口，反可使事態僵化；黨部方面意見，亦認為從黨的立場，目下非趁中共力量尚微之時，加緊組織工人，使之在本黨領導之下不可，欲組織工人，當然非使工人獲得若干利益不可，故如目下施行壓力，足以破壞正在萌芽中之本黨工運，亦不贊成濫施壓政策。經討論後，決定加緊工廠中之黨團活動，監視異黨份子，相機予以個別制裁。同時宋院長並再三叮囑黨政當局切實防範，勿得使罷工風潮再事擴大。

(阿一)

染到歐風美雨的地方，那末哈爾濱是經過大陸最早接受歐風的地方。正因如此，你可以在哈爾濱看到許多異國情調的景象。因為這是五方雜處的國際都市，尤其因為這裏的俄羅斯人幾及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你可以在這裏看到非常密切的中外人民擠在一起的生活。在生活的形式上，在文化上，在語言上，中國人受着外國人的影響，俄國人和其他各國人也受着中國人的影響。

你跑到街上去，你可以看到中外人，主要是中俄人融和在一起的生活，你回到家裏，你的院子（那裏的院子等於上海海弄堂，不過建築不同，那是中國北方的大院，也是俄國式的院子）裏所住的人，也是五色人等，各有各的。你自然和鄰居是有來往的，因而你多多少少懂得他們的話，他們也懂得你的話。那裏通用的話是中國官話，外國語則為俄語。

英美人到了那裏也學會中國話和俄國話，英語在社會上不被採用。所以那裏的拉洋車的也會說幾句洋涇浜的俄國話，俄國老太婆也會說幾句中國話。正因爲是這樣地五方雜處

，所以西洋的風俗人情，在哈爾濱是司空見慣，成爲當地大家接受的生活形式，中國文化根基，傳統風俗並不很深的哈爾濱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內地人看不慣的生活，而蘇聯人也多多少少地被染上了中國生活的色彩。在十年之前你就可以在街上看見，無論是中國女人，無論是外國女人，他們都是五步一照鏡，十步一點唇，簡直比現在上海摩登女郎的生活還要更摩登。

這當然是表面上的現代化，在生活的內容，也有許多可以記述的特點。（明德）

「多事」

四月三十日的新聞報，在「明日勞動節工人將遊行」的消息後面緊接着另一條新聞，是「多事的五月加強警備」，內云：「多事的五月明日即至，淞滬警備總部特於昨日召開有關治安機關會議，已決定加強各區巡查隊……」

五月，的確是多事的。在這五一「多事」的日子裏，中國的人民的確會向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封建軍閥發出洪大的反抗的怒吼。因此每年碰到

五月，他們便要顛抖：「啊啊！多事的五月，加強警備。」這任務，在「一二·八」以前是由帝國主義者們共同負担的，在「一二·八」以後則由日帝國主義單獨負担的。現在，這任務却由我們的淞滬警備總部「接收」下來了！

不過，這也是實情，政府確乎也怕「多事」的，你看：「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在召集本市黨團幹部人員致訓時這樣說：『政府忍讓爲國，抱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態度。』」（見和平日報）「化」的方法是什麼呢？

昆明學生「多事」，以手榴彈化之！

上海學生「多事」，以「搗亂」、「打出手」化之！

滄白堂、較場口許多民主的戰士「多事」，以「搗亂」、「打出手」化之！

南通的學生「多事」，以「打出手」、「虐殺」化之。

（沈思爭）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還都聲中的南京

中共代表周恩來氏，於五月廿日

下午六時，飛抵南京。當晚九時，招待中外記者於其梅園新村新居。有新聞週刊 (News Week) 記者費而勃氏，在談話時詢周氏：張學良為共產黨黨員乎？周當亦以英語答：「是的」。

詎新聞報女記者嚴洵，竟誤以張學良為張學良，即據此發電至滬。於是翌晨新聞報上，赫然登出周恩來談話，承認張學良為共產黨員之新聞。

周聞後，大為驚異。他說：「如果張學良為中共黨員，則也許人家不會以父子相待，而囚禁至今日矣。」急派員打電話至新聞報南京辦事處找嚴洵女士，請求據實更正。

周在招待記者時曾歷述鄂中內戰危機之嚴重。但南京各報皆不予刊載。中宣部長吳國楨，且滿夜打電話至各報，指示最近社論要點：一、國軍接收長春，係馬歇爾將軍所建議。二、中共要求無條件停戰，其目的在凍結國軍前進。三、中原內戰，根本無其事。四、各報在此時此地，可以在輿論上責備政府，如何不召開國大，對各黨派一讓再讓。於是南京中央日報及和平日報於翌晨著論反共，滿紙

殺氣騰騰。

還都聲中，南京國府路一帶，夜間抽查戶口，達五次之多，市民皆有寢不安枕之嘆。全市雖高懸國旗，彩牌樓聳峙，但市上竟買不到米。米價黑市，已漲至五萬元一担。還都、還都，老百姓卻因買不到米而喊苦喊痛。

和平老人邵力子氏，在陵園對記者談，國大延期，可能延至今年秋天。另據熟悉國民大會堂建築工程者談，該堂所裝置之燈光，僅適宜於春秋兩季開會。若在夏季開會，則在此種燈光照耀之下，勢必使年老力弱者，目為之眩，甚至有昏厥之可能。此說確否尙待證。

國大代表到京者，現達三百餘人。食住宿行，皆有招待。若輩在京連日召開籌備會，咆哮為什麼要延期開會？激烈派如孔庚等，竟在會中提出主張，請政府立即討伐非法政權。

還都大典前，馬市長胡俊，曾發一請柬，邀中共代表周恩來，參加盛典。但五五上午十時，周偕徐永昌飛漢視察，故由鄧穎超代表赴國府參加茶會。還都前夕，珠江橋發現炸彈一枚，於是草木皆兵，連中宣部已經發

出之新華日報記者入場證，臨時收回，亦可見緊張之一斑。
當五五上午十時半，南京各界慶祝大會舉行時，會場外擁擠着一批無入場證的民衆，他們因看熱鬧之心太切，爬牆而進，爲軍警發現，棍棒交

加，打傷擠傷者，頗不乏人。
還都聲中，南京全市有激烈的房屋爭奪戰。據記者調查結果，在此戰役中，以有槍階級之軍事機關居優勢，文機關如交通部、資源委員會等，皆遭慘敗。(巴山寄自南京)



原子彈誇大狂

原子彈究竟有多少厲害？

最近有一位美國軍事科學家薛凡斯基少校，受美國陸軍部長柏德遜的囑託，專門研究戰爭的破壞性。這位少校特別注意原子彈的破壞力，特地到落過原子彈的廣島與長崎去觀察。據他調查研究的結果，他發覺人們把原子彈的威力過份誇張了。他說：如果同樣的一顆炸彈落在有堅固建築的都市，如紐約之類，那麼跟一顆普通的炸彈差不多。

他調查了受炸區之後，發覺兩地之所以蒙受重大損失，主要是由於大火而不是原子彈的破壞力。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中心附近的三和土建築，並沒有大損壞。廣島的二十座橋只有一座倒塌，許多現代化的建築現在還屹立在那裏，有些上面還存着旗杆，燈柱與欄杆等等脆弱的東西。在理論上說，原子彈有在瞬息之間把東西氣

化掉的威力，可是在廣島與長崎並沒有這種徵象。

兩地的火是由爆炸本身所發出的熱引起的，此外電線的走火，翻倒的火爐與油燈，以及破壞了的瓦斯管等等，也助長了火勢。廣島死的人中，有六萬人是給火燒死的。沒有一個人是真正被原子彈的放射能燒死的，死難最多的是被房屋壓死約二十萬人。

原子彈的爆炸，本來可能產生兩種威力，一種是高度的熱，一種是烈風，破壞長崎與廣島的是烈風，而遭烈風，更因日本的木造屋子而顯得特別厲害。三和土建築沒有多大的損壞，證明這烈風的威力並未爲外間所傳那樣驚人。

日本人誇大原子彈的威力，使投降不失面子，美國人誇大牠，則在嚇唬蘇聯，中國人是大可不必人云也云的。(新知)